

五 月

是一个都市的夜，一个殖民地的夜，一个五月的夜。

恬静的微风，从海上吹来，踏过荡荡的水面；在江边的大厦上，飘拂着那些旗帜：那些三色旗，那些星条旗，那些太阳旗，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。

这些风，这些淡淡的含着咸性的风，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，他们正从酒吧间、舞厅里出来，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，徜徉归去。

这些风，这些醉人的微风，也飘拂在一些为香脂涂满了的颊上，那个献媚的娇脸，还鼓起那轻扬的、然而也倦了的舞裙。

这些风，静静的柔风，爬过了一些花园，飘拂着新绿的树丛，飘拂着五月的花朵，又爬过了凉

台，蹓到一些淫猥的闺房里。一些脂粉的香，香水的香，肉的香。好些科长，部长，委员，好些官们，好些银行家，轮船公司的总办，纱厂的、丝厂的、其他的一些厂主们，以及一些鸦片吗啡的贩卖者，所有白色的、黄色的资本家和买办们，老板和公子们都在这里袒露了他们的丑态，红色的酒杯，持在善于运用算盘的手上。成天劳瘁于策划剥削和压迫的脑子，又充满了色情，而倒在滑腻的胸脯上了。

这些风，也吹着码头上的苦力，那些在黄色的电灯下，掬着、推着粮食袋，煤炭车，在跳板上，在鹅石路上，从船上到堆栈，从堆栈到船上，一趟，两趟，三十趟，四十趟，无休止地走着，手脚麻了，软了，风吹着他们的破衫，吹着滴下的汗点，然而，他们不觉得。

这些风，也吹着从四面八方，从湖北、安徽，从陕西、河南，从大水里逃来的农民们，风打着他们饥饿的肚子，和呜咽着妻儿们的啼声。还有那些被炮火毁去家室的难民，那些因日本兵打来，在战区里失去了归宿的一些贫民，也麇集在一处，在夜的凉风里打抖，虽说这已经是倦人的五月的风。

这些风，轻轻地也吹散着几十处、几百处从烟筒里喷出的滚滚的浓烟，这些污损了皎皎的星空的浓烟。风带着煤烟的气味，也走到那些震耳的机器轧响的厂房里，整千整万的劳力在这里消耗着，血和着汗，精神和着肉体，呻吟和着绝叫，愤怒和着忍耐，风和着臭气，和着煤烟在这挤紧的人群中，便停住了。

在另外的一些地方，一些地下室里，风走不到这里来，弥漫着使人作呕的油墨气。蓝布的工人衣，全染污成黑色。在微弱的灯光底下，熟练的从许多地方，捡着那些铅字，挤到一块地方去。全世界的消息都在这里跳跃着，这些五月里的消息，这些惊人的消息呀！这里用大号字排着的有：

东北义勇军的发展：这些义勇军都是真正从民众里面，由工人们、农民们组织成的。他们为打倒帝国主义，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，为争取民族的解放，和劳苦大众的利益而组织在一块，用革命战争回答着帝国主义的侵略。他们一天天的加多，四方崛起。不仅在东北，这些义勇军，这些民众的军队，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。而在好些地

方，那些终年穿着破乱的军服的兵士，不准打帝国主义，只用来做军阀混战的炮灰的兵士，都从愤怒里站起来，掉转了枪口，打死了长官，成千的反叛了。

这里也排着有杀人的消息：南京枪毙了二十五个，湖南抓去了一百多，杀了一些，丢在牢里一些。河北有示威，抓去了一些人，杀了，丢在牢里了。广州有同样的消息，湖北安徽也同样，上海每天都戒严，马路上布防着武装的警察，外国巡捕，和便衣包探，四处街口都有搜查的，女人们走过，只穿着夹袍的，也要被摸遍全身。然而传单还是发出了，示威的事还是常常遇到，于是又抓人，杀了些，也丢在牢里一些。

这里还排着各省会和乡村的消息：几十万、几百万的被水毁了一切的灾民，流离四方，饿着、冻着，用农民特有的强硬的肌肉和忍耐，挨过了冬天，然而还是无希望。又聚在一块，要求赈谷，那些早就募集了而没有发下的；要求工作，无论什么苦工都可以做，他们不愿意摊着四肢不劳动。然而要求没有人理，反而派来了弹压的队伍，于是他们也蜂起了。还有那些在厂里的工人，在矿

区里的工人，为了过苛的待遇，打了工头，也罢工了。

还有的消息，安慰着一切有产者的，是“剿匪总司令”已经又到了南昌，好多新式的飞机、新式的大炮和机关枪，也跟着运去了，因为那里好些地方的农民、灾民，都和“共匪”打成了一片，造成一种非常大的对统治者的威胁，所以第四次的“围剿”又成为很迫切的事了。不仅这样，而且从五月起，政府决定每月增加两百万元，做“剿匪”军用。虽说所有的兵士已经七八个月没有发饷了，虽说有几十万的失业工人，千万的灾民，然而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，他们要保护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，是资产阶级的利益。

另外却又有着惊人的长的通讯稿和急电：漳州“失守”了。没有办法，队伍退了又退，旧的市镇慢慢从一幅地图上失去又失去。然而新的市镇却在另一幅地图上标出来，沸腾着工农的欢呼，叫啸着红色的大纛，这是新的国家呀！

铅字排着又排着，排完了苏联的五年计划的成功，又排着日俄要开战了，日本搜捕了在中东路工作的苏联的办事人员，拘囚拷问。日本兵舰

好多陆续离了上海而开到大连去了。上海的停战协定签了字，于是更多的日本兵调到东北，去打义勇军，去打苏联，而中国兵也才好去“剿匪”。新的消息也从欧洲传来，杜美尔的被刺，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，凶手是俄国人，口供是反苏维埃，然而却又登着那俄人曾是共产党，莫斯科也发出电报，否认同他们的关系。

铅字排着又排着，排完了律师们的启事，游戏场的广告，春药，返老还童，六〇六，九一四……又排到那些报屁股了，绮靡的消闲录，民族英雄的吹嘘，麻醉，欺骗……于是排完了，工人的哈欠压倒了眼皮，可是大的机器还在转动，整张的报纸从一个大轮下卷出，而又折摺在许多人的手中了。

屋子里还映着黄黄的灯光，而外边在曙色里慢慢的天亮了。

太阳还没有出来，满天已放着霞彩，早起的工人，四方散开着。电车从厂里开出来了，铁轮在铁轨上滚，震耳的响声洋溢着。头等车厢空着，三等车里挤满了人。舢板在江中划去又划来。卖菜的，做小生意的，下工的，一夜没有睡、昏得要

死的工人群，上工的，还带着瞌睡的，男人，女人，小孩，在脏的路上，在江面上慌忙的来来去去。这些路，这些江面是随处都留有血渍的，一些新旧的血渍，那些牺牲在前面的无产者战士的血渍。

太阳已经出来了。上海市又翻了个身，在叫啸、喧闹中苏醒了，如水的汽车在马路上流，流到一些公司门口。算盘打得震耳的响，数目字使人眼花。另一些地方在开会，读遗嘱，静默三分钟，随处是欺骗。

然而上海市要真的翻身了。那些厂房里的工人，那些苦力，那些在凉风里抖着的灾民和难民，那些惶惶的失业者，都默默的起来了，团聚在一起，他们从一些传单上，从那些工房里的报纸上，从那些能读报讲报的人的口上，从每日加在身上的压迫的生活上，懂得了他们自己的苦痛，懂得了许多欺骗，懂得应该怎样干，于是他们无所畏惧的向前走去，踏着那些陈旧的血渍。

一九三二年五月

彭德怀速写

“一到战场上，我们便只有一个信心，几十个人的精神注在他一个人身上，谁也不敢乱动；就是刚上火线的，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懂得害怕。只要他一声命令‘去死！’我们就找不到一个人不高兴去迎着看不见的死而勇猛地冲上去！我们是怕他的，但我们更爱他！”

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政治委员告诉我的。当他述说这一段话的时候，发红的脸上隐藏不住他的兴奋。他说的是谁呢？就是现在我所要粗粗画几笔的彭德怀同志，他现在正在前方担任红军前敌副总指挥。

穿的是最普通的红军装束，但在灰色布的表面上，薄薄浮着一层黄的泥灰和黑色的油，显得很旧，而且不大合身，不过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感觉到。脸色是看不清的，因为常常有许多被寒风

所摧裂的小口布满着，但在这不算漂亮的脸上有两个黑的、活泼的眼珠转动，看得见有在成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顽皮。还有一张颇大的嘴，充分表示着顽强，这是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顽强的神情。每一遇到一些青年干部或是什么下级同志的时候，看得出那些昂奋的心都在他那种最自然诚恳的握手里显得温柔起来。他有时也同这些人开玩笑，说着一些粗鲁无伤的笑话，但更多的时候是耐烦地向他们解释许多政治上工作上的问题，恳切地显着对一个同志的勉励。这些听着的人便望着他，心在沉静了，然而同时又更奋起了。但一当他不说话沉思着什么的时候，周围便安静了，谁也惟恐惊扰了他。有些时候他的确使人怕的，因为他对工作严格的，虽说在生活上马马虎虎；不过这些受了严厉批评的同志却会更爱他的。

拥着一些老百姓的背，揉着它们，听老百姓讲家里事，举着大拇指在那些朴素的脸上摇晃着说：“呱呱叫，你老乡好得很……”那些嘴上长得有长胡的也会拍着他，或是将烟杆送到他的嘴

边，哪怕他总是笑着推着拒绝了。后来他走了，但他的印象却永远留在那些简单的纯洁的脑子中。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

河西途中

大营房的院子里，层层密密围了许多穿军装的青年，他们每个人的脸上，都有着欢笑的光采闪耀。他们谈笑着，议论着。在当中，一部分是装束整齐，绑带贴实地紧裹在腿上，草鞋踏在脚底，各色背包背在背上，红光满面的脸，说明着他们气饱力足。一副出征英雄的伟姿，早把另一部分送行人们的心，鼓动成高兴与激昂，忘了世俗的离别的悲哀。

七个驮着行李的小驴子在前头一摇一摆的移着脚步，鲜红的团旗在队列前头迎风招展。陕北公学的同学列着队，预先赶到路中。当太阳从山腰探出脸来的时候，静穆的晨空中，被“欢送战地服务团上前线”，“争取抗战胜利”的口号声，雄壮的歌声所充满。这样一直延展到土围子边，辽阔的草地上映着排列的拖长着的人影，歌声响

到被太阳晒着的岩石上，飘到不倦地汨汨响着的延水上，天地似乎也在飞跃，跟着上百成千的喉咙，跟着上百成千跳荡的心。风跟着人跑，刮着前边的红旗刷刷直叫。

送了一程又一程，西战团的队伍停住了，向后转喊着话，答谢他们的欢送。在响震天地的热烈口号声中，结束了这个雄壮的局面。

我们唱着走着过了川口，不知不觉的便到了预定的宿营地——四十里铺了。团员们卸了装，马上便分散到各窑洞里去调查当地情形和向他们宣传。这样的村庄是在陕北任何地带都可见到的，二十来家，安居乐业，但对日本鬼，他们无论妇孺，都表示深恨入骨。有贫农会，会长即是农民，穿着破烂的布衣，戴旧草帽，由山里赶来为我们预备一切。和他们畅谈时事，满口术语，真象一个大知识分子。

从他口中，我们知道这地方的民情也和别的落后乡村一般，迷信很深。妇人缠足，八路军来后，渐渐的破除了。而且办了小学，学生二十多人，占全村儿童百分之六十以上，女生有三分之一；妇人参加识字班，过去的童养媳及买卖婚姻

现在减少了。以往收成不好，今年雨水多，加上地方当局对春耕的帮助和指导，开荒不少，生活已经大大地得到改善。

第二天宿甘谷驿时，我们找到了乡长，和他谈起来，他在一九三五年参加地方武装，当过分队长，他老婆也参加识字班，儿子参加少先队。这里乡政府是由乡长，土地部、粮食部组成。此外组织有贫农团，劳动互助社，识字班，妇女会，互济会，救国会等。贫农团现有团员七十一人，分十班，团长书记各一人。自建苏维埃后，地方文化已改进很多，文盲减少，废除买卖婚姻，只需乡政府许可，一人介绍便可登记结婚。

夜间下了一夜雨，次日清晨仍然连绵不停，急于要走的心情，被雨丝绊住了。在羁留中，重新决定我们的工作：上午通信股埋头整理稿子，创作小调杂技，教歌，下午准备开音乐会。一个原来非常漂亮的教堂，那台子已经倒塌了，但“无坚不克”是我们的作风，几十个人动手，面对着这样的问题，自然是迎刃而解了。嘿呀嗨呀的，泥土木板，在几十个年轻人的肩上，腕上，跳到破毁的台子上，马上修理很整齐。

雨住了，天还阴阴地。门口及门外的漫画，吸引了黑压压的民众。红色的布幕，鲜明地挂在当中，我们还拔来一丛丛的蓝色雏菊，红的淡黄的野花，把礼堂装点得十分优美，自然地飘出了一种庄严的空气。在团员的欢迎中，来宾们陆续到了，有整着队的警卫连保安队，儿童团，他们和延安的一样保持着良好的纪律，依着前台主任的指挥，找到他们的地位坐下。零散的民众们，便到处充塞着。开始了，只有在边区才能有的尽情的热情的歌声又轰然响起来。夹在当中的是由一个个亲热欢欣的脸所发出的欢呼声，叫好声。

因为群众表示得过于欢欣与热烈，我们在预定的节目之外，又加了一个《打倒日本升平舞》，从台上舞到人群，再舞到院中，群众们仍旧象磁铁样的不散。跟着又进行了演讲，又加演一个群众剧。看看天色将晚，成千的群众，才依依地转向他们有的是十来里冒雨而来的归程。

晚饭后，我们带着白天留下的兴奋，席地坐下，从容地开我们的演讲会。题目为《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？》，假设对象是一个极大的市民大会。每班推二人为演讲员，奚如和我以及天虚同

志担任评判，结果非常好，各团员均能充分地发挥意见。

甘谷驿的两天驻留，使大家又怨恨又焦急。早晨不待值星班长的哨音，大家就由水泥地上翻身起来，但因为有几个同学身体不舒服，决定只走三十里宿营，——因如再过去是一上一下四十里的大山——大家心中有些悒郁。

欢歌着走出了东城，张发组的同志在岩石上和墓碑上横扫直划地涂着斗大的标语，不知不觉来到黑家铺。行李搬到宿营处后，各处散播着不够劲的埋怨空气，但因为是决定了的，各人仍兴奋着来进行今天的工作。

命令象阵风，很快的由各班长传来：“吃过午饭再动身，赶到延长宿营。”大伙儿欢跃起来，一阵热烈地呼叫“拥护新计划！”

没有吃饭前，各团员仍去和民众谈话，教小学生唱歌，几十分钟，小孩子们便学会了几个小调，得意愉快地唱着。

快一点钟了，离开黑家铺，走不上几里便是高山，这是我们出发以来第一座大山。队伍本来是很有次序的走着，让迎面来的一群隆背骆驼一

冲，过惯山地生活的，便趁机大显身手，直冲向前，走路经验少的便落了队，以致连杂务人员还不到六十人的队伍，拖长到七八里。几次叫喊停住，前面的只是无羁的野马似的往前直冲，直到把山翻完了，冲到山脚才坐下等待着，等了半点多钟，后面才陆续来了骡子。大家都说，这样是不行的。如果中途发生意外，怎能顾及。我们反对这种脱离群众的先锋主义。于是前头跑的同志们，才在微笑中点头，算是默认错误吧。

沿途是以唱歌来加足马力的，一个冲锋上了二十里下了二十里的山，完成了任务。当远远的油井上边的建筑物落入我们眼里时，知道是到延长了。

进了城，由街上穿过，响亮的嗓子唱起歌来了，大街上的居民都跑出门来看这伙有的戴着眼镜，有的拿着洋琴的怪兵。

宿处是师范学校。边区四老之一的徐特立老先生，鹤发童颜，神采不改当日的来招呼我们，带着我们找房子，指导勤务打扫，殷殷地用不大关风的口语和我们谈讲着。

次日的街上张满了城隍庙演剧布告，我们由

经验中晓得，几张布告生不出多少力量，又把我们号召群众的宝贝——《打倒日本升平舞》拿出来，这原来是群众的东西，群众一个一个着魔似的，跟着我们到了城隍庙，把戏台上的一块空地塞得水泄不通。

比过去多了一个节目是拉洋片。这一节目使千来个脸孔的肌肉都跟着演员的声调表情而颤动。笑出眼泪来的也有，哭出眼泪来的也有。

延长这地方是世界有名的石油产地，据说这里的石油，可供世界百年之用。有一个石油厂创办于光绪年间，至今约三十余年历史，中间曾经外人主持。民国后收归国营，最多时每日可收油万多磅，但后来日渐枯竭。二十四年南京中央拨款开凿数十井，亦无所出，至今所出更少，乃技术关系也。

在政治上，延长是“统一战线区”，与延安同样，属南京中央所管辖，但其所派县长，在行政上并无多重大事故，民众武装力量，大过军队七八倍，“边区政府所派的县政府”所辖各区抗日自卫军有一千三百多人，不久前破获一个汉奸机关，是一家书铺，捕获汉奸四个，是山西日本特务机关